



東周列國志新編

林迭肯 著 生活書店發行

東周列國志新編

林迭肯著

生活書店發行

東周列國志新編

基定價四十二元整
·外埠酌加郵運費·

經 售 處	發 行 所	發 行 人	著 者
各 大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弄 四 號 生 活 書 店	徐 伯 昕	林 迭 肯
星 加 坡 吉 甯 街 四 十 號 A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中 五 十 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七號

目次

一 捉妖怪……………	(一)	一八 一鼓作氣……………	(五)
二 千金一笑……………	(二)	一九 組織聯盟……………	(五)
三 挖地道……………	(五)	二〇 一個看牛的……………	(五)
四 掂斤兩……………	(二〇)	二一 老馬領路……………	(六)
五 大義滅親……………	(二)	二二 三桓……………	(六)
六 奉天討罪……………	(一六)	二三 仙鶴乘車……………	(六)
七 暗箭傷人……………	(二〇)	二四 肉棺材……………	(七)
八 預備養老……………	(三)	二五 扶助弱小……………	(七)
九 兵變……………	(二五)	二六 一束茅草……………	(七)
一〇 傷了肩膀兒……………	(二九)	二七 兩次盛會……………	(七)
一一 漫天討價……………	(三)	二八 蜜蜂計……………	(八)
一二 難兄難弟……………	(四)	二九 五張羊皮……………	(八)
一三 出賣丈夫……………	(七)	三〇 一網打盡……………	(九)
一四 兄妹的愛……………	(四)	三一 賑災……………	(九)
一五 壓服人心……………	(四)	三二 割股……………	(九)
一六 香風亂……………	(四)	三三 送終……………	(九)
一七 好朋友……………	(四)	三四 欺軟怕硬……………	(一〇)

三五 仁義軍	(一〇五)	五五 風流寡婦	(一六七)
三六 遠走高飛	(一〇六)	五六 牽牛	(一六七)
三七 破鞋子	(一一一)	五七 牽羊	(一七八)
三八 放火	(一一三)	五八 爭渡	(一七八)
三九 打獵	(一二七)	五九 開誠布公	(一八九)
四〇 信用第一	(一二〇)	六〇 結草報恩	(一八九)
四一 有怨報怨	(一二三)	六一 嬉笑怒罵	(一八九)
四二 賞罰分明	(一二六)	六二 成雙搭對	(一九八)
四三 退避三舍	(一二九)	六三 救孤兒	(一九九)
四四 打官司	(一三三)	六四 求和	(一九九)
四五 維持均勢	(一三五)	六五 疲勞戰爭	(一九九)
四六 牛販子	(一三六)	六六 師生的交情	(二〇一)
四七 全軍覆沒	(一四一)	六七 口是心非	(二〇四)
四八 再接再厲	(一四四)	六八 哭丈夫	(二〇七)
四九 夏天的太陽	(一四六)	六九 口誅筆伐	(二一〇)
五〇 一條馬鞭子	(一五一)	七〇 傀儡國君	(二二三)
五一 走狗	(一五四)	七一 和平會議	(二二六)
五二 任勞任怨	(一五七)	七二 防不勝防	(二二七)
五三 一鳴驚人	(一六〇)	七三 細腰宮	(二三三)
五四 鯢魚羹	(一六四)	七四 賣國論	(二三五)

九五 慷慨死難·····	(三六)	九五 百依百順·····	(二六七)
七六 忍辱偷生·····	(三三)	九六 臥薪嘗胆·····	(二六九)
七七 末路·····	(三四)	九七 撒嘴弄舌·····	(二九三)
七八 美人兒調色·····	(三七)	九八 戀愛不忘救國·····	(二九六)
七九 混出關口·····	(三四)	九九 應付事變·····	(二九九)
八〇 吹簫討飯·····	(三四)	一〇〇 帽子要戴正·····	(三〇一)
八一 好兄弟壞姪兒·····	(四九)	一〇一 三不死·····	(三〇三)
八二 魚肚子裏一把刀·····	(五一)	一〇二 保守秘密·····	(三〇五)
八三 衆怒難犯·····	(五四)	一〇三 烹走狗·····	(三〇九)
八四 勇士死於匹夫·····	(五七)	一〇四 大水·····	(三一)
八五 妃子倒毒·····	(六〇)	一〇五 漆身吞炭·····	(三五)
八六 勒索·····	(六三)	一〇六 三晉·····	(三七)
八七 鞭屍·····	(六四)	一〇七 用人勿疑·····	(三九)
八八 一個唱歌一個哭·····	(六七)	一〇八 破除迷信·····	(三三)
八九 兩個桃兒·····	(七)	一〇九 狠·····	(三五)
九〇 紀律第一·····	(七四)	一一〇 烈女·····	(三九)
九一 文事與武備·····	(七六)	一一一 辣手·····	(三一)
九二 拆城頭·····	(七六)	一二 破個謎兒·····	(三三)
九三 周遊列國·····	(八一)	一三 懲辦臧官·····	(三五)
九四 不不敬·····	(八一)	一四 霸道·····	(三七)

目次

一五 攢木梢·····	(三四)	一三五 鷄鳴狗盜·····	(三六)
一六 一個癩子·····	(三三)	一三六 收帳·····	(三二)
一七 癩子變瘋子·····	(四六)	一三七 狡兔三窟·····	(三九)
一八 瘋子變軍師·····	(三八)	一三八 相思樹·····	(三九)
一九 下不爲例·····	(三五)	一三九 十大罪狀·····	(三九)
二〇 五牛分屍·····	(三五)	一四〇 黃金臺·····	(四三)
二一 合縱·····	(三五)	一四一 『友邦』『盟軍』·····	(四四)
二二 和氏之璧·····	(三九)	一四二 左袒·····	(四六)
二三 激怒·····	(三六)	一四三 私訂終身·····	(四七)
二四 從約長·····	(三四)	一四四 善始者不必善終·····	(四九)
二五 做難人·····	(三七)	一四五 火牛陣·····	(四〇)
二六 一折八扣·····	(三九)	一四六 完璧歸趙·····	(四三)
二七 連橫·····	(三七)	一四七 敲瓦盆兒·····	(四六)
二八 『曾參殺人』·····	(三四)	一四八 負荊請罪·····	(四八)
二九 舉鼎·····	(三五)	一四九 一條破蘆席·····	(四〇)
三〇 肉票·····	(三七)	一五〇 改名換姓·····	(四三)
三一 移風易俗·····	(三六)	一五一 遠交近攻·····	(四四)
三二 偵察·····	(三六)	一五二 一件繭綢大褂兒·····	(四七)
三三 端午節·····	(三六)	一五三 患難之交·····	(四〇)
三四 招待賓客·····	(三七)	一五四 慢了一步·····	(四三)

一五五 活埋	(四四四)
一五六 錐子	(四三八)
一五七 奇貨可居	(四三三)
一五八 符可誅夏海	(四六六)
一五九 討厭的老頭兒	(四四九)
一六〇 奪取上權	(四三三)
一六一 砵債臺	(四五四)
一六二 完了	(四五六)
一六三 賣酒開賭場	(四五九)
一六四 最後的光芒	(四六二)
一六五 移花接木	(四六四)
一六六 不中用的小子	(四六七)
一六七 天才兒童	(四七〇)
一六八 駁逐客令	(四七三)
一六九 只會拉矢	(四七六)
一七〇 北方名將	(四七八)
一七一 視死如歸	(四八一)
一七二 一去不回來	(四八四)
一七三 個別擊破	(四八六)
一七四 松柏歌	(四九〇)

一七五 統一中原	(四九二)
一七六 劃一制度	(四九四)
一七七 焚書坑儒	(四九六)
新皮囊裝陳酒的嘗試(代序)	(四九九)

一 捉妖怪

周朝的天王，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年到七八二年）的時候，起了一種謠言說，周朝的天下將來要給一個女妖怪滅掉。周宣王雖然一向很賢明，可是這次一聽見有女妖怪要來奪他的天下，竟會驚慌得糊塗起來。他派大臣杜伯去捉妖怪，去把那些有嫌疑的女人都抓來辦罪。爲了這件事，有幾個倒霉的女人就還未被害了。

過了三年，就是公元前七八五年（周宣王四十三年），這位害怕女妖怪的天王忽然做了一個惡夢。夢裏所看見的當然是女妖怪囉。他嚇得從夢中甦醒過來，心頭還是撲通撲通地跳着。第二天臨朝的時候，他問杜伯說，「女妖怪的事情辦得怎樣啦？」杜伯倒是個老實人，他不願意去亂殺人民，而且也不相信真地有什末妖怪；所以這三年來他把這個沒有道理的命令丟在一邊兒了。今天天王問着他，他只得回答說，「有幾個有嫌疑的女人已經都給殺了。要是接連不斷地去搜查，恐怕弄得『鵝大不羣』，反倒叫全國的人民都不安定，所以我就沒往下辦。」

周宣王聽了這話，大發脾氣，罵着說，「你好大胆！竟敢不服從我的命令。我要你這種不忠心的人幹什末！」接着對武士們說，「把他推出去砍了！」朝廷裏的衆大臣一個個嚇得臉色都變白了。其中有一個大員，叫做左儒的，連忙攔住武士，一邊兒對天王說：「殺不得，殺不得！」那班大臣腦袋縮在肩胛裏，歪着頭，都望着左儒發愣。周宣王板着臉說，「你有什末話要說？」

左儒磕了一個頭，對宣王說：「唐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到二二五八年）的時候兒曾經有過九年的水災，成湯（公元前一七八三年到一七五四年）的時候兒曾經有過七年的旱災；可是唐堯和成湯仍舊做了中國最賢明的帝王，人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天災尚且不要緊，何況妖怪？而且所謂妖怪，連影兒都沒有，哪兒可以憑信呢？要是天王殺了杜大夫，恐怕全國的人民以爲真地有了妖怪，都要害怕起來。這種事情

給列國諸侯聽見，還要看輕咱們呢。所以我懇求天王饒了杜大夫吧。」

周宣王冷笑一聲，說，「我知道你是杜伯的好朋友，所以還未說。你分明把朋友看得比君王還重！」左儒回答說，「要是君王是對的，朋友是錯的，我當然服從君王；要是君王錯，朋友對，那我只好服從朋友啊！」周宣王氣得什麼似的，大聲嚷着說，「你要我死嗎？你的話必得改一改，才有這條活命。」那些歪着頭發愣的大臣都替左儒捏一把冷汗。左儒不肯屈服，他挺直了身子，說，「大丈夫決不貪生怕死，故意顛倒是非。杜大夫並沒有死罪，天王把他殺了，天下的人就要批評您，我不攔住您，天下的人就要批評我。」周宣王不理他，一定要殺杜伯。左儒就說，「好吧！天王既然一定要殺他，那末請你連我也一塊兒殺了吧！」

左儒的堅持正義不怕死的精神倒使宣王不便再逼迫他。那個默默無聲的杜伯反倒叫宣王見了惹氣。他改換了一個口氣，對左儒說，「我殺一個杜伯彷彿扔了根兒稻草似的，算不了什麼大事，用不着你多說話。」他回頭又對武士們說，「快把杜伯殺了吧！」武士們就把他推出去砍了。左儒歎了一口氣，不再開口，悶悶不樂地回到家裏，就在那天晚上自盡了。

周宣王聽見了左儒自殺的信兒，心裏非常難過。他覺得實在不應該殺害杜伯。爲了一時的掛火兒，竟死了兩個大臣，這未免太糊塗了。後來他在害病的時候，神志不清，下意識地好像看見杜伯和左儒站在他的面前，尤其覺得良心不安。再說古時候的人大多是迷信的，他以爲真地見了冤鬼。這末着，他的病越來越厲害，沒幾天的工夫，他就死了。他到死還以爲妖怪沒有捉到，自己倒被妖怪捉了去。

二 千金一笑

周宣王歸天以後，他的兒子即位，就是周幽王（公元前七八一年到七七一年）。這位天王是個不用心思的享樂主義者，一天到晚只講究喫喝，養得肉肉頭頭，活像一隻肥豬。除了酒肉以外，就是玩兒女人，

打發人到各處去搜羅美女。對於國家大事他可不管。他最喜歡那些奉承他的人，最討厭那些勸告他的人。一聽見有人來勸告，他就要頭疼。最使他頭疼的是大夫趙叔帶，因為他很大胆地奏了一本，大意說：『刻下正是國家有難的時候兒，國內有地震、山崩、饑荒，等等的災難，國外有野蠻的部落侵犯邊疆。天王應當想法子去徵求有才能的人來辦事，才可以防備災禍，改良政治，怎末可以在這困難的時候兒去搜羅美女兒呢？』

周幽王不採用趙叔帶的話倒也罷了，他反倒老羞成怒，革去了趙叔帶的官職，把他攆了出去。天王攆走趙叔帶原是殺一隻雞給猴子瞧瞧的意思，免得別人再去嘮叨。不料却激起了另外一個大臣，叫做褒姒的。他憑着一股優勁兒急急忙忙地去見天王，對他說，『天王不怕天災，不理朝政，反倒親近小人，掄走大臣。您這末下去，恐怕國家也要保不住啊！』周幽王很是生氣，也不高興和他辯論，吆喝了一聲，把褒姒拘留起來，押在監裏。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去勸告他了。

褒姒在監裏關了三年，眼兒沒有被放出來的希望了。幸虧他的兒子還不停地替他想辦法。他想，『天王所最喜愛的既然是美女兒，我就得在這方面進行。』他就到各地方去物色美人。果然，天從人願，給他在鄉下找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他就化了三百匹絹，把她買來。小姑娘哪兒會情願當作牛羊賣給人家啊？哭哭啼啼地只是不肯動身。可是給生活的鞭子打傷了的爹娘怎末肯錯過這筆好買賣？他們流着眼淚請女兒發發孝心，照顧照顧窮苦的爹娘。小姑娘歎了一口氣，咬着牙，跟着人家到城裏來了。褒家就把她獻給周幽王，算是來取贖褒姒的。這位在中國歷史上很出名的美女就是褒姒。

周幽王一看見褒姒，連骨頭都酥了，心頭癢絲絲地幾乎酥軟下去。他覺得褒姒的動人的容貌和可憐兒的表情，真是連做夢也沒有見過的。那長長的睫毛底下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似怨非怨，彷彿是月亮夜倒映着楊柳的湖水。那兩條又細又長的眉毛跟着眼睛的顫動微微地跳着，好似正在彈奏一首無聲的哀歌。在周幽王的眼裏看來，後宮裏所有的美女的總和還抵不上褒姒的萬分之一啊！他立刻把褒姒放出來，恢復了他的原來的官職。從此，天王日日夜夜陪伴着這位天仙，什末事情都不在心上，只把她當做心肝、寶貝、

肉，覺得她恨不得時時刻刻衝在嘴裏，還怕她不舒暢。可是這只是單方面的肉麻的有趣，褒姒却不見得喜歡他。她是個薄命的女子，被別人買來當做犧牲品的。她不但天天兒惦记着在鄉下的爹娘，還有個看牛的情郎哥哥兒在她的心坎兒裏。所以從她進入王宮以來，只是鎖着眉頭，沒有笑過一次。周幽王想盡方法逗她開笑臉兒，可是她怎末笑得出來呢？於是天王出了一個賞格：有誰能夠引得娘娘笑一笑的，賞他一千兩黃金。

這個賞格一出來，就有許多人想來發財。可是那些人只能使褒姒惹氣，有時候簡直給她罵了出去。其中有一個最能够奉承天王的小人，叫做虢石父的。他很有點兒小聰明，居然給他想出了一個計策。他對周幽王說，「從前的君王爲了西戎來侵犯京城（就是鎬京，在陝西省長安縣西南），就在驪山（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一帶起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萬一敵人進來，就一齊放起烽火，使臨近的諸侯瞧見，可以發兵來救。可是現在啊，清平世界，浩蕩乾坤，烽火台早已沒有用處。所以我想請天王和娘娘到驪山去玩兒幾天。到了晚上，咱們把烽火台一齊點起來，給諸侯們上一個大當。娘娘見了這許多兵馬忽而跑來，忽而跑去，一定會發笑的。天王您想我這個辦法好不好？」幽王眯着豬眼，拍着手說，「好的，好的！就這末辦吧。」

他們說走就走，帶着褒姒到了驪山。這時候有一位伯爵諸侯（第三等諸侯）叫做鄭伯友的，他是周宣王的兄弟，周幽王的叔父，得到了這個消息，恐怕他們出了亂子，連忙跑到驪山，勸天王別這末幹，周幽王正在興頭上，哪兒肯聽他的殺風景的勸告？所以他怒氣勃勃地說，「我在宮裏厭煩得很，難得和娘娘出來，放放烟火，解解悶兒。這也要你來干涉嗎？」

果然，烽火一舉起來，火光充滿了夜裏的天空。一眼望去，只見遠遠近近全是火柱，好一幅偉大的、美麗的活動圖畫！臨近的諸侯得了警報，連忙帶領兵車趕到京城，聽說天王在驪山，急急忙忙又趕到驪山。不料他們到了那邊兒，不見一個敵人，也不像打仗的樣子，只聽見音樂和唱歌的聲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弄得莫名其妙。周幽王叫人去對他們說，「並沒有敵人，你們回去吧！」諸侯們還才知道

叫天王給寃了，一個個連肚子都要氣破。

褒姒壓根兒不知道他們玩兒的是什末把戲，看見這許多兵馬忙來忙去，毫無意義，彷彿和掐了腦袋的蒼蠅似地在那兒瞎撞，還以為這批人全是傻瓜。國家養着這種兵馬有什末用處呢？想想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坐在旁邊兒的幽王還很得意地歪着脖子，笑嘻嘻地問她，『好看嗎？』褒姒不由得冷笑了一聲，說，『哈哈，真好看！虧您想得這個玩藝兒！』這位糊塗透頂的君王以為褒姒真地笑了，開心得混身發癢，就把一千兩黃金賞給了那位聰明的虢石父。大家才盡興而歸。

隔了不多幾時，西戎的兵馬真地來攻打京城了。周幽王和虢石父連忙叫人到驪山把烽火點起來。那些諸侯因為上次叫它給寃了一趟，這次總以為天王又在弄玩藝兒，大家都不肯動身。所以烽火儘管日日夜夜點着，可不見有一個救兵來到。京城裏的兵馬本來不多，只有一個鄭伯友算是大將。可是他的人馬太少，終於被敵人團團圍住，就給亂箭射死了。周幽王和虢石父都被人殺了，連那個老關在宮裏，受人玩弄，沒有真正開過一次笑臉兒的美人也給他們搶去了。

這次的打仗雖然也死了不少的人，周朝的民衆却說周幽王、虢石父他們都是該死的。那些逃難的衆大臣雖然沒用，却有很強的記憶力和推論的本領。這時候他們記起了周宣王叫杜伯捉拿女妖怪的舊事來。他們以為褒姒的一笑，使烽火台失去了效用，她還不是滅掉西周天下的女妖怪嗎？所以她給敵人擄去也是活該。只有鄭伯友為國犧牲，死得可憐，大家都希望有人出來替他報仇。

三 挖地道

鄭伯友是鄭國第一代的君主。他死了以後稱為鄭桓公。（古時候天王和君主的稱號是在他們死了以後由大臣公共議定的。）鄭桓公的兒子，掘突，一聽見父親被西戎殺了，就穿了孝服，帶着三百輛兵車從鄭國（在陝西省華陰縣。平王東遷以後，改封在河南省新鄭縣。）趕到京城跟西戎的兵馬來拚性命。掘突非

常英勇，鄭人又很有訓練，他們居然殺了不少的敵人。別的諸侯也帶領兵車一齊向鎬京殺來。西戎的酋長看見中國的大兵到了，就叫手下人搶了一些值錢的東西，一邊兒放了一把火，亂七八糟地退去了。

中原的諸侯打退了西戎，共同立周幽王的兒子爲天王，就是周平王（公元前七七〇年到七二〇年）。

然後各自回到本國去了。只有捆突被周平王留住，請他在京城裏辦事。不料各路諸侯散去以後，西戎又來侵犯。周朝西部的土地大半都給他們奪了去，漸漸兒又打到京城附近的地方來了。周平王恐怕鎬京保不住，而且京城裏的房子上回已經被西戎燒燬，庫房裏的財寶早已搶得一乾二淨，要修蓋宮殿也沒有力量。於是平王決定放棄鎬京，遷都到洛陽。

周平王斷送了西周的土地，被逼到東都洛陽來，雖然是丟臉的事，可是「搬場」總算是「喬遷之喜」，所以諸侯都來朝賀。周平王因爲秦國（在甘肅省天水縣）是在西部，就封秦襄公（秦是附庸的小國，可說是「未入流」的諸侯。到了襄公已經是第五代的君主了。）爲正式的伯爵諸侯，對他說，「岐豐（陝西省）一帶的土地大半給西戎佔據。你要是能够把他們趕出去，我就把這些土地賞給你。」（秦襄公回到本國，訓練兵馬，一心要打退西戎。不到幾年工夫殺得西戎七零八落，岐豐一帶的土地都屬了秦國。秦國增加了一千里的土地，變成了西方的大國。天王就把已經給敵人奪去了的土地封給秦襄公。五百年以後秦始皇統一中原可說是秦襄公所立的基業。）他又在東都的東邊封給捆突幾千畝田，叫他繼續父親做周朝的卿士，同時也做鄭國的君主，就是鄭武公。

鄭武公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寤生，一個叫做段。小兒子段生得一表人才，夫人武姜非常寵愛他，老在武公面前稱讚小兒子怎末怎末好，要求將來把君位傳給他。鄭武公可不答應，仍舊立長子寤生爲太子（那時候稱爲世子）。鄭武公歸天以後，寤生即位，就是鄭莊公。他承襲父親的職位做周朝的卿士。母親姜氏眼見心愛的小兒子段沒有好的地位，就對莊公說，「你承繼父親，做了諸侯，你的兄弟也長大了，還沒有自己的地方兒居住，老跟在我的身邊，成什末樣子？」莊公說，「母親要我怎末樣？」姜氏說，「你把制邑（在河南省汜水縣西）封給他吧。」莊公說，「制邑是鄭國最主要的地方兒，父親曾經說過，這座城

池是不可以封給任何人的。」姜氏就說，「那末京城（在榮陽京縣）也可以。」莊公不開口。姜氏生了氣，說，「這座城不許封，那座城不答應，你還是把兄弟攆了出去，讓他去餓死吧！」莊公慌忙賠不是，說，「不放，不放！」

第二天，鄭莊公要把京城封給兄弟段。大夫祭（音債）足攔住說，「這哪兒可以呀？京城是大城，和都城榮陽（在河南省成皋縣西南）同樣重要。再說叔段是太夫人所寵愛的，要是他得了京城，勢力更大了，將來必定有後患。請主公再考慮考慮吧！」莊公說，「這是母親的意思，我做兒子的怎末可以違背呀？」於是他不顧衆大臣的反對，毅然決然地把京城封給叔段了。從此以後，人都稱段爲京城太叔。太叔準備動身到那邊兒去的時候，先向母親辭行。姜氏拉着他的手，撫摩着他的手腕，好像怕他衣服穿得太單薄似地。京城太叔覺得沒有什末話，就說，「媽！我去了，您放心吧！」姜氏又拉住他說，「別忙！我還有話呀。」接着她輕輕地囑咐他說，「你的哥哥一點兒沒有同胞兄弟的情分。京城是我再三逼他封給你的。他雖然勉強答應了，心裏未必願意。你到了京城，應當好好兒辦事，替娘爭一口氣。最要緊的是訓練兵馬，培養實力。將來有機會，可以從外面兒打進來，我在裏面兒幫着你。要是你做了國君，我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

這一位少年得意的叔太爺住在京城，一邊兒招兵買馬，一邊兒行軍打獵，天天兒記着母親叫他「培養實力」的話。他在京城的行動漸漸兒地傳到榮陽和莊公的耳中。有幾個大臣請莊公快點兒用激烈的手段去制裁京城太叔。莊公反倒批評他們說話沒有分寸。他代替太叔分辯說，「太叔能够不辭辛苦，操練兵馬，還不是爲國家培養實力嗎？」衆大臣暗暗地替莊公焦急，說他的氣量太大，現在還末寬縱太叔，將來「虎大傷人」，怕要後悔不及。果然，不多幾時，太叔佔領了京城附近的兩座小城。那兩個地方的官吏逃到都城，向莊公報告太叔收管兩座城池的經過。莊公聽了，點點頭，眼睛向上一轉，好像在計劃什末似的，可不說話。朝廷裏的大臣都不服氣，說，「京城太叔操練兵馬，奪取城池，這明明是造反的行爲。主公應當立刻發兵去征伐！」莊公沉着臉，批評他們不懂道理。他說，「太叔是太夫人所喜愛的。我寧可損失

地，怎末可以違背母親的意思，破壞兄弟的情分呢？」大將公子呂說：「主公現在寬容太叔，將來太叔不寬容主公的時候兒，可怎末辦呢？」莊公說：「你們不必多說，到了時候兒，是非自有公論。」

過了幾天，莊公吩咐大夫祭足管理國政，自己要到洛陽上班兒，給天王當差去了。太夫人姜氏得到了這個消息，連忙發信，打發一個心腹人去到京城，約定太叔發兵來攻打榮陽。

京城太叔收到了姜氏的信，非常興奮，一面寫了回信，約定日期，一面對兵丁說：「我奉主公的命，到朝廷去辦事。」他就發動兵車，預備動身。哪兒知道莊公早已派遣公子呂準備一切。公子呂預先叫人在半路上埋伏着。果然拿住了那個替姜氏送信的人，搜出書信，奉給莊公。莊公仍舊假裝兒上洛陽去，可偷偷地繞一個灣兒帶領兵馬向京城方面進行。到了京城附近的地方，埋伏起來，靜靜地等待太叔動手。

公子呂預先派了便衣隊混進京城。趕到太叔的兵馬離開京城，他們就在城樓上放起火來。公子呂望見火光，立刻帶領大軍，打進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兩天，聽到京城失陷的消息，連夜趕回來。兵丁們也知道了太叔發兵原來是造反，並不是去幫助國君的，亂闖闖地逃去了一半。太叔知道人心已經變了，不能反攻京城，就逃到共城。莊公和公子呂就去攻打共城。小小的一座共城怎末當得起兩路大軍的夾攻。不一會兒就被攻破了。太叔歎息着說：「母親害了我了！」他只好自殺了。早有人報告了莊公。莊公急急忙忙，跌跌撞撞跑去一看，太叔真地死了。他抱着屍身，流着眼淚，大聲哭着說：「兄弟，兄弟！你幹嗎自殺呢？你就是有什末錯處，難道我會不原諒你嗎？」哭得旁邊兒的人都傷心起來，抹着眼淚，擰着鼻涕，稱讚莊公是個天下難得的好哥哥。莊公哭了一會兒，在太叔的身上搜出姜氏的那封信。他把去信和回信叫人送到榮陽，吩咐祭足交給姜氏，並且叫他送到潁城（在河南省臨潁縣）去住，轉告她說：「不到地底下，別再見面兒了。」

不多幾天，莊公回到都城，不見了母親，心裏很有一種成功以後的寂寞的感覺。克服了威脅他的安全的敵人，除去了心腹的疾病，固然使他滿意，可是感覺靈敏的莊公早已聞到了從外面吹進來的難堪的氣息。他是處處要強的，決不願受人家的褒貶。太叔的自殺完全是「咎由自取」，莊公不能負責，何況他的氣

量已經超過一般英雄的限制。可是姜氏是他放逐的，而她偏偏又是他的娘親，這怎末說得過去呢？姜氏所犯的雖然是危害國家的大罪，不過她既然做了母親，莊公就不應該辦她。誰叫他做了她的兒子呢？自己既然做了兒子，就得承認兒子的地位。出人頭地的莊公決不願做個普通的兒子，要做就得做個孝子。可是他已經起過誓，不到地下，不再見面，怎末可以去見她呢？起了誓，不遵守，不但要受到報應，而且也會影響到將來說話的威信的。大英雄是萬萬不可失信的，至少在外面上。

莊公正在為難為時候，有個潁城看守疆土的小吏，名叫潁考叔的，來給莊公進貢，獻上一隻特別的鳥兒。莊公問他，「這是什末？」潁考叔回答說，「這叫做夜貓子，白天裏看不見東西，黑夜裏什末都看得見，真是日夜顛倒，是非不分的壞東西。小的時候兒母鳥養牠；長大了就把牠媽喫了。是一種不孝的惡鳥，所以我逮來，請主公懲治牠。」莊公知道這話裏有因，默默無言地讓他罵着。剛在這時候，廚子擺上飯來，莊公就叫潁考叔一塊兒喫，還夾了一大塊羊肉給他。潁考叔把最好的一部分留着包起來，攔在袖子裏。莊公問他爲什末不喫。他說，「我的媽已經上了年紀兒，我們鄉下輕易喫不到羊肉。今兒個主公賞給我這末好喫的東西，我想起母親還沒喫過，自己哪兒嚥得下去呢？所以想帶點兒給她喫去。」莊公歎了一口氣，說，「你真是個孝子。我做了諸侯，還不能像你那樣奉養母親。」潁考叔假裝很驚奇的樣子說，「太夫人不是好好兒地在主公的上面嗎？」莊公又歎了一口氣，就把姜氏約定太叔進攻鄭國，以及他發誓不到地下不再見面的事說了一遍。潁考叔說，「主公現在想念着太夫人，太夫人也一定在惦记着主公呢！雖然主公已經起過誓，那總有辦法想的。咱們可以挖一個地道，地底下蓋一所房子，請太夫人坐在裏面，主公就可以到地底下去和她見面兒了。」莊公覺得這倒是一個遵守誓言的好辦法，就派潁考叔去辦這件事。潁考叔用了五百名壯丁，造成了地道和地下室。一面迎接姜氏到地下室裏來，一面請莊公從地道裏進去。莊公見了姜氏，跪在地下，說，「兒子不孝，請母親原諒！」說着，他真地變成了娃娃似地哭了起來。姜氏又慚愧又傷心，連忙扶起莊公，說，「是我自己不好，我哪兒會怪你呢？」娘兒倆抱着頭，哭了一頓。莊公親手扶着母親，出了地道，上了車馬，一塊兒轉了幾條大街，緩緩地回到宮裏來。沿路看見的人